

台湾·独孤红著



上

孤
奇
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传
奇

孤
奇
侠

台湾·独孤红著



中

孤
骑
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传
奇

孤
骑
侠

台湾·独孤红著



孤骑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传奇

下

孤骑侠



中

乱世显孤骑 放浪在江湖 无意恩怨情
独剑图大举



孤 骑 侠 传 奇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年·北京

责任编辑：大庆

封面设计：王川

书名	孤城侠传奇(全三册)
著者	台湾·独孤红著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北京市印务谘询服务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2 印张 650 千字
版次	1993 年 2 月第一版
印次	199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6/1·236
定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独孤红，本名李炳坤，河南省开封市人，一九三九年生于河南，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

时值当年台港武坛群雄并列之际，独孤红以一部《紫凤钗》一举成名，轰动台港，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早期曾同时为四家出版社撰稿，撰写武侠小说，亦有十部之多，其作品散见于海内外各大报章杂志，且有自南洋专程来台程来台约稿者，被誉为台港第一快手，稿约自此不断，遂成为台湾武侠小说职业作家。树立了武侠小说作家的良好形象和稳固地位，其作品家喻户晓，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独孤红偏受撰写以深宫为背景的武侠小说，曾有友人以七律一首相敬。诗云：“挺群秀发独孤红，清隽增称一派雄，莫清侠粹非正道，开篇教孝又教忠；不逢宫花寂寞红，不教怨女说玄宗，剑气每能冲宦海，深宫大内起莫风。”

独孤红江湖作品亦不在少数，《紫凤钗》之后，《菩提劫》、《江湖人》、《断肠红》、《大明英烈传》、《丹心录》、《玉铜雕》、《侠骨颂》、《雪魄梅魂》、《名剑明珠》无不脍炙人口，风靡台港。

独孤红从及写作至今近三十年，作品达六十余部，名列台港十大名家，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所撰写武侠说部无不一版再版，销售量总在一二名之间，故其作品售价折扣也最硬，台港两地书商，无不争相发引独孤红之作品，独孤红武侠小说进入大陆图书市场始于一九八八年，短短几年，出版发行了《圣心魔影》、《玉龙美豪客》、《铁血标忖泪》、《血滴神刀》等十部

书，并为大陆谈者所分解和钟受。

独孤红变热爱戏创，学生时代曾演出多部舞台剧，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之编写，亦有数十部之多，如电视连续剧《一代女儿》（台湾版）、《一代公主》、《大执法》等，创电视最佳收视率，造成轰动。因之武侠小说之写作量为之减少，不过独孤红表示，只要广大的读者喜欢他的武侠小说，他会永远为爱护他的广大读者写下去。

目 录

作者简介	1
第一章 游龙惊凤	1
第二章 阴谋嫁祸	45
第三章 弃家避祸	100
第四章 义保遗孤	167
第五章 风尘二怪	235
第六章 离奇怪事	310
第七章 情至义尽	339
第八章 血债如山	405
第九章 水上劫案	487
第十章 天人交战	587
第十一章 奸谋败露	661
第十二章 蛛丝马迹	744
第十三章 离魂岛上	827
第十四章 翡翠谷主	911
第十五章 情义无双	974

第一章 游龙惊凤

鹅毛似的大雪，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月了，有些个山隘和小路，都让大雪给封住了，人站在空旷的地方放眼一看，白茫茫的一片，根本就看不见边儿，看得见的，只是那千里纷妆玉琢的琉璃世界。

这当儿大雪纷飞，北风呼号，风儿跟刀儿似的，能割裂人，雪地里，很难看见一个行人，很难看见一点东西，寂静得跟死了似的。

可是，在洪记老号这座土屋里就不一样了，这座土屋里有人，不但有人，而且坐满了人。

“洪记老号”是家酒馆儿，专卖酒菜的酒馆儿，它座落在“古北口”里几十年了，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做的全是那些进出长城的客商的生意。

大部份的生意买卖，热天都比冷天好，可是唯独洪记老号，每逢入冬生意最旺，只因为这是古北口里唯一的一家酒馆儿，你看，推开门儿，掀起厚厚的棉布帘往里看，炭火熊熊的大火盆，荡得满屋子的酒香，喝一口，一股热辣辣的劲儿往下儿窜，烧刀子上整块整块的卤牛肉、烧牛肉，就凭这，

买卖怎么能不好，生意怎么能不旺？

今几个，洪记老号跟往常一样，坐满了进出长城的皮货商、药材商，满屋子的粗犷豪放笑声，满屋子的划拳斗酒声，还夹带着一句句的粗话，简直能把洪记老号的屋顶掀了。

洪掌柜的带着两个伙计，忙得浑身冒汗，鼻头流油，一点儿也不敢轻忽怠慢，别说在座的一个个都是衣食父母财神爷，得罪不得，在座的这些个，一个个也都是红眉毛、绿眼珠的家伙，动不动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玩儿命的，谁又敢惹，北国豪雄，燕赵男儿，冰天雪地，万里风沙里长大的，十个有九个都是拼命三郎。

在座的廿多个酒客，只有四个最文静，四个人坐一桌，低着头喝闷酒，谁也不吭一声，谁也不说一句话，生似他四个既聋又瞎，这张桌子以外的，他们是既看不见也听不见。

这四位，吃喝很文静，可是任谁看，这四个都不是文静人儿，一色皮帽子皮袄，紧身马裤，长筒鹿皮靴，满脸的肃煞凛悍气，每个右手旁都放着一把带鞘的单刀，凭这，像文静人儿么，可是怪了，偏他四个最文静。

正笑着、闹着，两扇门开了，一股刀儿一般的寒风刮了进来，大火盆里的火苗子一阵乱飘。

满屋子酒客为之一静，那四位文静人物霍地转眼，这比那股子寒风还冷的目光，一起投向门口，在这一刹那，他四位的目光变得犀利异常，恐怕比他四个那鞘里的钢刀还要犀利。

门开处，低头进来个人，一个有着一副颀长身材，身披黑色风氅，头戴黑色宽沿大帽，从头到脚一身黑的人。

这个人低头进了洪记老号，再加上他头上戴的是顶宽沿大帽，让人一时没办法看见他的脸，没看见脸归没看见脸，可是他那颀长的身材上却传透出一种在常人身上看不见的东西，那是超拔不凡，就因为这，使得满屋子的人情不自禁地多看了他一眼。

也只不过是多看了一眼而已，马上，那粗犷豪放的笑声，划拳斗酒的声浪，又哄然响起，而那四个文静人物也马上恢复了“文静”，八道冷电的犀利目光不见了，四个人又低下头去喝他们的闷酒。

黑衣人掩上门后转过了身，摘下头上的宽沿大帽，慢条斯理的轻掸风帽上的雪花。

好一张俊美的脸，长眉斜飞，凤目金瞳，悬胆似的鼻子，方、薄、紧闭着的一张嘴，看年纪，不过二十刚出头，皮白肉嫩，白里泛红，就连一般大姑娘家恐怕都自惭形秽，自叹不如。

这条进出“古北口”的路上，过往的人极杂，三教九流，四海八荒，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这种俊朗的人物却不多见。

洪掌柜的定了定神，连忙躬身哈腰，陪着满脸笑，迎上来亲切接待：“这位爷，您请往里边儿坐。”

他这里躬身哈腰摆手往里让，俊逸黑衣人站在那儿却没动，望着他洪掌柜道：“掌柜的，我有匹坐骑在外头。”

洪掌柜的忙咧嘴陪笑：“这位爷，您多包涵，小号地方小，没办法囤存草料。”

黑衣人道：“你们店里有黄豆没有？”

“有。”洪掌柜的忙点头。

“有酒吧？”

“有，有，当然有。”洪掌柜的一边点头答应，心里一边嘀咕：这话多问的，开酒馆儿的能没酒么，也不瞧瞧，这么多客人喝的是什么。

只听俊逸黑衣客道：“那就够了，门外那匹黑马是我的，三斤酒掺一升黄豆，待会儿该怎么算就跟我怎么算。”话落，他迈步往靠里一副座头行去。

花得起钱的是大爷，坐骑是人家的，爱吃什么吃什么，就是吃成斗的珠子掺金液银汁，任谁也管不着。

洪掌柜的怔了一怔，连忙招呼伙计过来吩咐了，然后又快步走向那副座头，一哈腰，陪笑道：“这位爷，您的坐骑，已经交代小二侍候去了，您……”

俊逸黑衣客道：“给我烫壶酒，切两斤牛肉，拿几个包子来就行了。”

洪掌柜的连声答应着退走了。

俊逸黑衣客把大帽往桌上一放，左手从风髻里伸了出来，他左手里提着两样东西，一具当行囊用的带囊，一把带着鲨鱼皮鞘的长剑，他轻轻地把这两样东西也放在了桌上。

带着兵刃，不用说，敢情是位练家子的。

本来嘛，瞧人家那副打扮，也像个练家子啊。

长剑上了桌，招来了那四位“文静”人物的八道目光，不过仅是不经意的一瞥而已。

俊逸黑衣客看见了，他装没看见，若无其事地坐了下去。

洪掌柜的在这块地儿上干这行买卖多少年了，招子就算不怎么样也练灵了。

他看得出，这位俊逸人物是练家子，是走腿闯道的江湖人物，他，不见得比那四位“文静”人物可怕，可准比这些沾了一半江湖味儿、脚踏一半江湖路的药材、皮货商难惹，所以，俊逸黑衣客那儿刚坐下，他这儿一壶烫好的酒、两斤卤牛肉、十个热腾腾的大包子，已经送到了眼前，还殷勤的斟上了一杯酒。

“谢谢，掌柜的，你自去忙吧，我自己来。”

洪掌柜的心里想着人家难惹，人家说话可真和气，一点儿不带粗味儿，不像眼前这一帮，十句话倒有九句半是横着出来的。洪掌柜的陪着笑退走了。

俊逸黑衣客端起了酒杯，这酒刚端起，一声长长的马嘶起自门外头。

紧接着，门砰然一声开了，一名伙计像让寒风刮进来似的奔了进来，然后站在门边儿一个劲儿的冲外头陪笑哈腰：“几位爷里边儿请，几位爷里边儿请。”

这是来了什么大主顾？

满屋子又为之一静，除了俊逸黑衣客，所有的人都转眼，四名“文静”人物八道目光盯得更紧。

只听门外响起了个洪钟也似的话声，外头的风雪够大的，可却一点也难以掩盖这洪钟也似的话声：“小六儿，别忘了把葫芦给我打满了。”

· 随听一个清朗话声带笑说道：“胡子大爷，您瞧我手里提的是什？”

洪钟似的一阵大笑，震得人心直跳：“好小子，难怪大伙儿都说你乖巧。”

洪钟似的大笑声中，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两个身披风氅、头戴皮帽、腰缚长剑的年轻人，头一个细皮嫩肉，既白又俊的一张脸；后一个，浓眉大眼，英武逼人。

这两位，无论是佩剑也好，衣着也好，都相当讲究，别的不说，光看那顶皮帽，硬是整块黑貂皮的，难怪，敢情是有钱的主儿。

既白又俊的那位，手里提个小孩儿般大小的红酒葫芦，进门就递给了洪掌柜：“给打满了，另外再切十斤卤牛肉，十斤烧羊肉，快一点儿，我们还要赶路。”

“是，是，是。”洪掌柜没命的答应，一阵风似的往里去了。

这两位，打从进得门来到如今，没看满座的酒客一眼，生似眼前这一副副都是空座头。

而那四位“文静”人物可打量上他俩了，互递一眼色，一个站了起来，似乎是嫌风大，怕冷，要去关门。

没错，是关门，他往门外看了一眼，关上了门，转身冲桌上的三个同伴递了一个眼色。

桌上那三个，六道目光里飞闪电般冷芒，右手齐伸，抚上了带鞘的钢刀。

突然，关门的那位伸了手，动作快得像风，一掌砍在了浓眉大眼那个年轻有的脖子后头，那浓眉大眼年轻人哼也没哼一声，身子往前一冲。

既白又俊那位机警，霍地转身，浓眉大眼那位正好闭着眼冲过来，他脸色一变，忙伸手扶住，惊声道：“你们……”

出手偷袭浓眉大眼年轻人那个“文静”人物，森冷一笑截口道：“我们……小兔崽儿，我们从早上等你们到如今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立即震住了满屋子的酒客，马上鸦雀无声，寂静一片。

俊逸黑衣客跟个没事人儿似的，只往这边扫了一眼，随即又喝他的酒了。

只听既白又俊那位沉声道：“你们是那路上的，彼此缘慳一面，素不相识。”

出手偷袭的那位哼哼笑道：“小兔崽儿，你招子不亮，太过孤陋寡闻，连我们四个都不认识，你还吃的什么给人看庄护院的饭，你不座识我们不要紧，我们冲的不是你们俩，是门外马车里那个主儿。”

显然既白又嫩那位也是经过大阵仗，见过大场面的，就在这几句话工夫中，已恢复了镇定，冷冷一笑道：“噢，原来如此，敢情是有心人，那容易，说吧，你来是什么意思，想干什么？”

“简单，我们想把车里那位留下来，跟她那威名赫赫、财大势大的爹换样东西。”

“噢！”既白又嫩那位笑了，笑得怪潇洒的：“原来是一伙劫道儿、邦票、下九流的贼，我看你们的眼珠子是让狗吃了。”

他动作还真快，话落右腕翻起，铮然龙吟，长虹电闪，一把长剑已掣在手中。

另三个坐在桌上一动没动，跟没看见似的，酒客们可都站了起来，纷纷往里退去。

忽听外面又响起洪钟似的话声：“小六儿，你小子掉进酒坛子里去，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由充沛的中气看，外头那位显然是位内外双修的好手，既

是内外双修的好手，为什么听不见里头的动静？

八成儿是外头风雪太大，把屋里的动静掩盖住了。

既白又嫩那位一听见外头的话声，立即提高了嗓门儿说道：“胡子大爷，您别急，我跟老七碰见好朋友了。”

这话刚说完，出手偷袭那位身躯移动，横跨一步，让开了进门路。随即，砰然一响两扇门豁然大开，冷风呼地往里一卷，半截铁塔似的人站在了门口。

是个老头儿，身躯魁伟高大个老头儿，皮帽，皮袄，浓眉大眼，满脸的落腮胡，威态逼人，他入目屋里情景，一双环目之中冷电暴闪，一低头跨了进来，洪声道：“小六儿，是……”

随即一眼瞥见了身在不远处出手偷袭的那位，人一怔，脸色也跟着一变：“洪老四！”

出手偷袭的那位咧嘴阴阴一笑：“勾胡子，老是老了点儿，可是你老眼没花啊，多年不见了，日子还好过吧？”

高大威猛老者勾胡子马上恢复了平静，一双环目紧紧盯着那位洪老四道：“四当家的，您四位任何一位向来是不落单。”

桌上那三个中一个接口道：“另外三个在这儿呢。”

勾胡子一眼扫过去，脸色又是一变：“姓勾的真的老了，竟然没瞧见另三位也在这儿。”

桌上三个中，那说话的一个笑笑道：“勾胡子，你那里说老了，分明是如今混好了，有了撑腰的靠山，不把我们哥儿四个放在眼里了。”

勾胡子一抱拳道：“武三爷，这，姓勾的不敢，姓勾的只